

在语言的边界跳舞

——残雪的新实验写作

□ 荒 林

酷爱哲学的残雪，走出了一条人迹罕至的文学探索之路：一方面探索人在困境中自我成长的精神空间，另一方面探索汉语自由表达这一成长过程的语言空间。前者使残雪的写作脱离了一般人物形象塑造的法则，人物不再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呈现性格特征，而是在反复的自我思辨、自我精神运动中确认存在感。残雪对人物塑造有着执着追求，她赋予人物成长性，让他们突破困境而非屈从于困境，因此残雪式的小说人物总是明亮、灿烂、充满希望。或许正是基于人物形象的这种生命力，残雪说自己每天都在用中国经验建构中国故事，而这正是中国人自我成长的故事。

残雪的小说语言，也打破了“小说需人人能懂”的基本规则。梦魇式的段落、诗句般的对话、话剧似的场景，取代了清晰可辨的情节和故事，对阅读构成了高难度挑战。但读者若曾读过鲁迅的《野草》，对残雪的小说语言便不会感到陌生。残雪在散文《不朽的〈野草〉》中写道：“我从十四五岁起开始读鲁迅先生的《野草》，一直读到今天。回顾当年那种朦胧的激动，其中隐藏着很多不解之谜。”这段话有助于理解残雪是如何构建起一种“野草式”的小说语言的。她将向外寻找故事，转变为向内探寻灵魂的故事，这迫使笔下的人物纷纷投身自我成长，在遭遇外部压力与彼此关系的冲突时，各自展开自我拯救，由此形成了如交响乐般



残雪将向外寻找故事，转变为向内探寻灵魂的故事，这迫使笔下的人物纷纷投身自我成长，在遭遇外部压力与彼此关系的冲突时，各自展开自我拯救，由此形成了如交响乐般的小说语言结构

所，我们从不离开这座城市。”尘埃是每一个你我他，同时也是尘埃自身，它们在风中观察人类，在暗处发现阳光，乘坐机翼去往另一个城市旅行，体验危在旦夕的存在，最终合唱出“我们是花”的歌谣。

经过数十年如一日的实验探索，残雪的小说语言自由奔放，感觉丰富，视角多元，抽象与具象并存，展现出汉语语言艺术迷人的魅力。或许翻译家正是从语言艺术的角度看到了残雪独特的创造力；而西方若要理解中国崛起的现象，也需要从中国文学的精神世界中寻找线索。残雪的小说对中国人精神活力的表达，亦是较为少见的。这一切，或许正是残雪小说英译本深受关注的原因。

在《探索肉体与灵魂的文字》一文中，残雪将自己的小说称为“哲学实验小说”并提出：“读这种小说要破除思维的常规定势，用读者自己的生活体验去反复地同作品中的人物进行那种哲学或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沟通。”《新世纪爱情故事》可以说正是一部等待读者参与“共创”的新实验作品。作为讲述小城普通人生活的长篇小说，残雪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开掘出普通人极其丰富生动的精神世界，书写小人物对自我存在与自由的天然渴望，他们在自我成长中艰难却执着的实践，以及彼此间精神触角的交会，这些使得这部小说成为展示中国经验、讲述中国故事的“新世纪爱情故事”。

这部小说的结构如同复调式的精神乐章，打破了人们对精神贫乏的惯常认知。若用语言概述，故事可简要描述为：翠兰、韦伯、尤先生及老永、阿丝等人，在小城为生存奔波，被工作、生活与情爱所困，他们辛劳努力，渴望改变自身命运。他们的生活史亦是小城的发展史，其中有纺织女工的故事、企业家的故事，也有服务业和娱乐业从业者的故事。但这类或许能吸引大众读者的“热气腾腾”的小城生活叙事，并未成为残雪的语言选择，她也无意塑造小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残雪将读者带入难以置信的小城精神景象：精神的律动如火山般此起彼伏，黑暗与光芒相映生辉；每个人物都是她所说的“由肉体与精神组成的小宇宙”，彼此无法制衡，在相互认知与探索中，觉悟到自我存在价值与方式的平衡。那些如星辰般若隐若现的精神化人物，让读者陷入高强度的精神辨析，也因此感受到自己与人物之间交织流动的关联。

和牛翠兰在一起时，尤先生的脸会不断变化，那是内在灵魂在不停发送信号。残雪用语言为小人物开辟了精神隧道，他们在这片荒芜的精神世界里开拓出一片天地，这片天地与我们每个人相连，是希望晨光的预兆。因此残雪说：“《新世纪爱情故事》中每个人物都是美的，特别特别的美。”将小说写成哲学或许是寂寞的，但读一读哲学式的小说，不失为一种精神享受。（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重点推荐

表现生活的“横切面”，曾被认为是短篇小说的独特文体特征与主要叙事功能。万雁的短篇小说《黑色足球》在描述杯水风波的日常叙事中，寄予了她对世界、社会和个人理解与同情，融合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多种叙事手法，营造出引人入胜的艺术胜境。

小说情节并不复杂：单亲妈妈白梅全心全意照顾即将参加高考的儿子晓宇，晓宇意外被足球击中下体。小说将中年女性白梅患得患失的心理刻画得栩栩如生。事出突然，她已无暇顾及身患肝硬化腹水的父亲，在与校方的交涉中忍让至极，后又突然在学工处办公室爆发。肇事者无法找到，校方承诺积极配合治疗，医药保险作出赔付，日子就这么提心吊胆地过下去。好在晓宇身体恢复不错，顺利地参加了高考。正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足球从此成为白梅的“心病”，长夜里噩梦不断。梦到的黑色足球，正可以视为某种不确定的外来伤害，单亲妈妈显然无法防备也无力抵御。直到晓宇上大学后才对白梅讲出真相，他其实早就知道肇事者是谁。心结一旦打开，黑色足球的梦魇便不复存在。雨果说过：“人世间最宝贵的是善良，善良是历史中稀有的珍珠，善良的人几乎优于伟大的人。”善良的晓宇让妈妈深感欣慰和骄傲。

《黑色足球》聚焦中年离异女性的心态转变，新一代青年以善化解解矛盾，此种“后喻”式成长足以打开白梅封闭的内心，与曾经对抗、疏远的世界握手言和，从此走向开阔的天地。

近年来，创作界涌现出一批书写温暖、歌颂善良的小说，如叶梅的《五月飞蛾》、晓苏的《麦芽糖》、王跃文的《漫水》、韩永明的《望烟》等，呈现出新的叙事样貌，体现出回归道德传统的美学转向。善良的力量并不表现为外向的征服，而是植根于内心的生长。直面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问题，是现代化建设题中应有之义。万雁的系列小说对此作出了她的时代化解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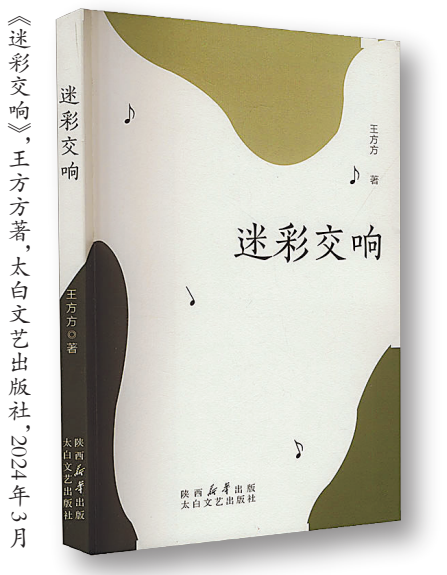
表面来看，万雁小说的主题多集中在恋爱、婚姻、家庭、教育等层面，显得视野不够开阔，但作家聚焦于社会的最小单元，以此为纽带投射出整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冰化了是什么》中的艾春天最后打开心结，原谅了前夫殷劲贤，“冰化了”就是春天，原谅他人其实就是放过自己，富含人生哲理；《风流云散》中的艾芳香独自资助孤儿考上大学，叙事背景却是机构改革、家庭形态转变的时代洪流；《锦缎布缎不断》这歌云晓月在男友田浩阳车祸后的不离不弃，融入城乡文化观念从冲突到和解的主题；《全家福》描写大姑被区别对待的“小故事”，寄托作者对“大爱”的呼吁。万雁在她熟悉的生活领域撷取几片浪花，立志书写出大海的风涛，其塑造典型、描摹世情的方法，不难见出现实主义创作的影响，又体现出作家个性化的创造力。

万雁小说极具可读性，故事、细节、环境、人物、结构处理均较适宜，体现出一位成熟作家艺术把控能力的游刃有余。小说的叙述贴近都市生活，不避俗俚，时尚意味十足，语言轻俏华丽、风趣幽默。

显影时代精神的军旅经验

——读王方方的诗集《迷彩交响》

□ 冷 霜



读王方方诗集《迷彩交响》，很容易想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新边塞诗”，其中一些代表性的诗人如周涛、杨牧、章德益也都以书写新疆著称。这本诗集与此前的“新边塞诗”既有相近的一些特征，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这个不同之处，很重要的一点是，相较于此前“新边塞诗”的作者，王方方的军人身份更加鲜明，所涉及的军事生活经验也更加突出。

和“新边塞诗”的代表性诗人一样，王方方也是从内地来到新疆，长期生活在这里，这使得他的诗很自然地要面对一些恒久的母题：人与自然、人与故乡；也因为军人的身份，还会触及战争与和平、生与死的命题。这些主题都让王方方的写作显示出明确的抒情性。这种抒情性一方面与当下诗坛偏于叙事的风尚不同，另一方面也与80年代诗歌包括“新边塞诗”的抒情性存在差异，是一种加上了“弱音器”的抒情，抒情的声音有意压低了音量，没有那么响亮。

同时，军旅和成边的身份及与此相关的书写，在王方方的诗歌中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伦理面向：个体与家国的关系，特别是自我与集体、战友的关系等。在王方方的诗里，“战友”以及相关的一些语词反复出现，构成了一个亮眼的存在。战

善的力量 与美的呈现

——万雁小说论
□ 刘保昌



从《双生花》到《布局》，万雁小说兼取众流的艺术手法，不难想见尚有较大的成长空间，无法预设其生长的可能性。鲁迅称赞陀思妥耶夫斯基“确凿是一个‘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在《陀思妥夫斯基的事》一文中认为“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这段话揭示了文学创作中表现“洁白”与再现“罪恶”、书写“温暖”与揭示“寒凉”的辩证法。作家的创造雄心和大胆挑战皆可从中体现，直面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俯首苍茫大地，探寻风尘扑面的凡俗生活的深层逻辑，仍是作家艺术修炼的不二法门。

善的力量与美的呈现是万雁小说创作成功的关键，凭此“道”与“器”的两翼，扶摇直上九万里，她的小说创作必将跃升至新的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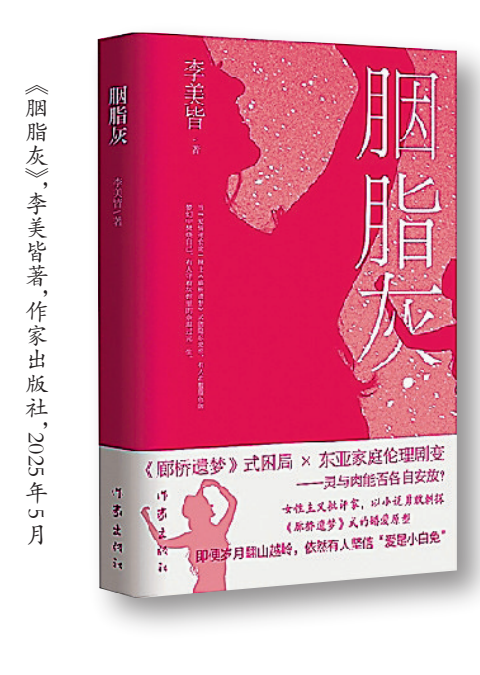
（作者系湖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百家品书

“溅出满篇的泉水叮咚”

——评李美皆长篇小说《胭脂灰》

□ 张 伟



李美皆新作《胭脂灰》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爱情悬疑小说，写了几对男女的情感纠葛，疑窦丛生。这情爱四重奏的复调交响，犹如一支不无激越的小型舞台乐队所演奏，令读者耳目生鲜，不忍释卷。小说伊始即埋下伏笔：妈妈为什么要跟桑阿姨借十万块钱？表姐冉紫怎么会以四十万的高价拍下一幅画？南宫何许人也？小说线索逐渐从模糊到清晰，像拧紧了的发条由快而慢，一点一点地破劲儿。

既然南宫与妈妈相爱，为什么不把画送给妈妈，而要拿去拍卖？作者深谙叙事策略，让疑团如剥洋葱一般打开，至第28章初揭开谜底。

36章后，妈妈躺在病床上，她与南宫的恋情断断续续讲述出来，但仍让人云里雾里，一如“我”的身世之谜。直到第50章，还在抖包袱；曲终人散时，读者以为尘埃落定了，作者却不断地制造惊讶和惊喜，如爸爸与桑阿姨的“青梅竹马”。小说结尾搁浅了很多读者的预设，没有一点被浪费的素材。至于小悬念，《胭脂灰》就更多了。如全家人灯笼火把地给双胞胎姐妹过生日，小胭的男友谢君、未来的婆婆桑阿姨都来了，她却玩起了失踪。如果说妈妈的情感之谜是惊涛骇浪，小胭失踪一类则是小浪花小波澜，汨汨然涌流飞溅，溅出满篇的泉水叮咚。

当今读者最缺的是耐性，尤其面对长篇，每每望而生畏。《胭脂灰》有办法揪住读者。梅家两代、母女三人，情感大戏轮番上演，此消彼长，按下葫芦浮起来瓢。母女时代不同、性情各异，却都沦陷于爱情。作者塑造人物性格，努力追求陌生化效果。比如，小胭、小脂虽是双胞胎，性格反差却很大，且姐不像姐、妹不像妹，迥异于人们印象中的姐妹角色。小胭、小脂两个“作女”都有男朋友，在外人眼里是般配、美满和幸福的，然而相处太久不免审美疲劳，于是生出岔子。小胭因迷恋野性与激情爱上了罗力，一个犯罪者；深陷如此不对等的恋爱，小胭执迷不悟，罗力之死终致她精神失常。“我”（小脂）则与网友水手暧昧，对方名字都不知道，就在酒后稀里糊涂地与对方在一起……

关于爱、关于情、关于死，作者的思考与困惑均借人物之口表达出来，观点碰撞激烈，思想密度可观，一番番烧脑后可能会有读者掉队；跟上来的读者则被激活思维，随作者作彻头彻尾的灵魂拷问，享受思辨的大餐。《胭脂灰》以深沉的理性观照两性情感，以“理解之同情”探索角

色内心，以心理分析取代道德评判，为人物卸下伦理包袱。小说为妈妈和南宫的精神之恋给予高度褒奖，因为难能，所以可贵。女儿辈则是鸡飞狗跳，狼狈不堪——情节和场面已然说明问题，这是有教益的鲜明创作倾向。

小说腰封上赫然写着：《廊桥遗梦》式困局。个人觉得，李美皆写出了《廊桥遗梦》的东方版。《胭脂灰》里，妈妈与南宫是纯粹的灵魂伴侣，精神之爱别具东方情调，还有选择独身的冉紫，好似要穷尽爱情的各种可能。两代人之间有不同波段的感情反差和对比，更不乏对爱情本身的质疑和解构。

作者以悲悯的眼光观照人生。书中两个“坏人”罗力和水手，也没有写得十恶不赦。罗力弥留之际与“我”的对话，表明他是真爱小胭的。小说没有标签式地塑造这个人物，而是以人情入理的心理分析找到其性格与行为的依据，揭橥一个留守儿童、二代农民工的困顿生活和心理，以及走到这一步的必然性。至于水手，也没有违背“同意原则”，强迫“我”做些什么。作者有意淡化道德批评，这样的艺术处理，也是出于对两位女主人公的爱。

《胭脂灰》的语言中充满着机智的表达、抖机灵的俏皮话，文字处处活拨有趣。小说行文中黏帖地夹杂着一名词语，如张力、原型、情意结、墨菲定律等，尽显知性之美。“主观的客观表达”“客观的主观表达”，颠来倒去绕口令一样的句子，传递出某种细碎微妙的感觉。书中金句频现、哲理盎然，都市范与时尚风以及浪漫情调交相弥漫，自有韵致。这无不显示出，《胭脂灰》是一部知识女性写作的优秀爱情小说作品。

（作者系包头师范学院教授）

《两地分居》，万雁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1月